

红楼记忆

烟雨墩是一处幽静所在,它毗邻闹市又自成一体,特别是岛上的那幢红楼,早已成为烟雨墩的标志,也是众多芜湖市民的共同记忆。

书香红楼里

红楼层高约4米,东西七开间。东西长约27米,南北宽10—14米,建筑面积约620平方米。它位于烟雨墩的中心位置,宛如一颗红宝石般镶嵌在小岛中央,成为镜湖风景区的一道不可或缺亮点。

此建筑采用严格的对称式设计,平面简洁。底层南面中部突出处设有主入口,东西两端平面也有突出以求呼应。东西两面山墙及北面尚有次入口。“丁”字形木楼梯位于建筑中部,一分为二可上二楼。此建筑为两层砖混结构。上部结构为木楼梯,木楼地板,木屋架,红砖清水墙,红平瓦坡顶屋面。“这幢建筑造型设计的特点是小巧玲珑,庄重中有变化。”资深建筑学家葛立三介绍,建筑南立面为五段体,北立面中部半圆柱体突出,二层尚有长挑廊。屋顶第五立面更是生动,屋顶主体部分为传统的歇山顶,南面插有三个三坡顶,中间一个加了女儿墙,北面正中插有带平脊的五坡屋顶。歇山顶是我国传统建筑规制中一种等级极高的屋顶建造样式,1953年建造这幢红楼时,将歇山顶与现代建筑形式有机融合,让建筑的外观看起来更加高峻凝重,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当时有关方面对文化事业的尊崇之意。

该建筑在窗台和窗顶处做了通长的水泥砂浆粉刷线条,大面积的红砖墙面有了合理分隔,并在色彩上有很好的搭配。

小红楼如此结构,与其功能是相对应的。它具有典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建筑风格,在它建成之后的70余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芜湖市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建造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芜湖市一处有内涵有价值的历史建筑。

2000年,有关部门对该建筑进行维修时,将窗下墙粉了水泥砂浆,改变了原貌。主入口处的突出部分做了重点处理,原来是水刷石外墙面,维修时加贴了灰色花岗石,提高了外装修标准,整个建筑显得朴实无华,中式建筑风格中又有现代建筑的新意,这让该楼掩映于周围的绿化之中,与周边环境十分和谐。

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婧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提升“安徽文化名人藏馆”的公共服务能力,更好地凸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2022年市图书馆启

动了“安徽文化名人藏馆”整体提升项目,该项目已被列入去年政府投资计划。预计今年上半年这幢建筑将以全新面貌重新向广大市民开放。

多少亭台烟雨中

烟雨墩,这里不仅有浓郁的书香,还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岛上不同时期所建的私家别园,是我们这座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镜湖,自宋代开始就“为邑中风景最佳处”,这样一处优美的游览胜地,自然就吸引了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前来修建私家花园、公馆别业。至清乾隆年间,规模和档次已十分可观,这其中,以烟雨墩为最上。

历史上镜湖的私家花园,当以归去来堂最为著名。归去来堂之所以著名,与“捐田百亩,汇而为湖”的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1132—1169)是分不开的。千百年来,镜湖和张孝祥,已经演变成密不可分共同体。历史上的那座归去来堂,在今天镜湖的西南角,离状元坊半里地左右。而这里,恰恰就是烟雨墩的所在位置。

据宋代陈廷桂《历阳典录·张祁传》记载:“祁……卜居昇仙桥西,筑堂曰归去来”,照此说法,归去来堂应是由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所建,距今约900年光阴了。到清初归去来堂早已圯废,黄钺特地出面请当时的县令陈圣修“重来佛亭旁”。道光八年孟夏之际,黄钺在来佛亭之东澹人居重建归去来堂,它的位置即在今天烟雨墩的小红楼所处之地,但这与原张孝祥时代的归去来堂已不是一回事了。

清代以后,烟雨墩进入修建私家花园的第一个鼎盛期,确切可考的就有4座:

来佛亭,大致位于今天烟雨墩的东南面,现已被湖水所覆。来佛亭也与张孝祥有关。黄钺在《于湖竹枝词》中说:“来佛亭东即澹人居故址,割其南半以祀先生”。人们在祭拜爱国诗人张孝祥的同时,总喜欢到不远处的来佛亭休息一番。关于来佛亭的得名,黄钺在《以诗代疏·募修于湖先生祠》中说道:“因湖浮一砖,上有佛像,嵌置茶亭而名,时有老比丘尼洪姓住持其中”。他还特意来佛亭赋诗一首:“茶亭通湖堤,空洞本无物。惟一老比丘,尝参壁间佛”。

烟雨墩上曾经还有过一座澹人

居。澹人居为歙县胡蔚林所置,黄钺诗云:“临水仅一椽,权与胡居士。中有善画人,我曾观于是。”烟雨墩在清代时的面积,比我们今天见到的要大得多,它基本是与今天的柳春园相连的。因此,烟雨墩就成了当时修建别业楼台的最佳地。澹人居位于来佛亭东面。胡蔚林当时建澹人居时,并没有为这座建筑取名。澹人居的得名,缘于扬州籍画家吴云。据《壹斋集·画友录》记载:“吴云,号华阳道人,扬州人,善画墨花,有生气,芍药尤擅名,间亦作山水。”在晚清画坛,吴云芍药曾名重一时,吴云曾自称澹人居士,所以澹人居中的澹人即暗指吴云。

在澹人居东侧,又有一座“一房山”,又名“小西湖”。黄钺在《一房山课画》中说道:“一房山色翠模糊,佳客招邀六七俱。得地从篁旬过母,掠波双燕午将雏。茶篮酒榼担徐至,文史笙竽各有娱。此会西园应不减,龙眠逝矣倩谁图。”“一房山,湖上水榭也。”一房山亦为胡蔚林所建,后属芜湖名士马干之,易名“镜湖画社”。当时一房山是芜湖文人骚客聚集之地,诸如萧云从、萧云倩兄弟,还有黄裳、方兆曾、王贤、韩铸、李亨等地方名士经常于此雅集。他们面对镜湖赭山等美景,常常笙竽齐奏,写诗作画,让一房山声名远播。

马干之即马俊,芜湖人。他住在镜湖边的这座“镜湖画社”时,将母亲也接来同住。马干之画名颇甚,尤工设色花鸟画,家虽贫,颇好客。

烟雨墩上,还有一座一角山房。黄钺有诗:“绕屋江梅未肯红,雪花如掌扑帘栊。愚公若许移寒壁,乞与山房障北风。”诗后有注:“一角山房旧名桂园,今为马干之宅。”马干之移居于此之后,黄钺为其斋题书曰“一角山房”,还赋诗曰:“兹园富池馆,绕以桂之树。荒寒付饮山,山房我更署。”虽然黄钺在诗中并未提及一角山房的具体位置,但既然是马干之的府宅,那么理应距同为马干之所有的一房山不远。因此,一角山房的大体位置基本上也可以锁定澹人居附近。

碑桥无言诉古今

除了私家花园之外,烟雨墩上还有一块古碑——《留春园碑》,也很有来头。据原芜湖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1999年5月公布的《芜湖市文物古迹及近现代(革命)文物一览表》介绍:

“(留春园碑)乾隆五十六年(1791)立,芜湖县令陈圣修(浙江绍兴人)撰书。通高1.81米,宽0.87米,厚0.28米。正文15行,每行34字,全文共494字。楷书,字大径寸,笔法稳健……1997年文物办将其移立至镜湖烟雨墩北岸。”

这块《留春园碑》的背后,也有着一段长长的过往: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七(1792)年,陈圣修在芜湖任县令七年。陈圣修虽非芜湖本地人,但他对镜湖的喜爱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当地人。在其任内,对包括烟雨墩在内的镜湖风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疏浚。他将散落在留春园至烟雨墩一带的数座私家花园合而为一,而后“中筑留春小舫,以时觞咏”。

乾隆五十六年(1791)留春园整体建成,陈圣修亲自撰文勒碑,详述建园之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留春园碑记。该碑制成以后最初嵌在琴徐别馆的西壁之上。但是,随着一年之后陈圣修的调离,留春园渐趋清冷,乃至一片荒废。

留春园碑随着园林一起彻底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无人知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政协在镜湖之畔建造新大楼时,方才得以重见天日。1997年这块古碑被移至烟雨墩东北角,以供游人凭吊。

留春园碑的文物价值是多方面的。据王婧介绍,张孝祥当时所捐的镜湖,虽然景致颇佳,但主要功用以灌溉为主。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县令陈圣修对其加以整修,修路筑堤,构园建馆,广植花木,农业灌溉的功能已经被弱化了,转而以游览赏景为主。留春园碑正是反映了镜湖这段历史变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史料。

记者 郭青文 梅韬 摄



留春园碑